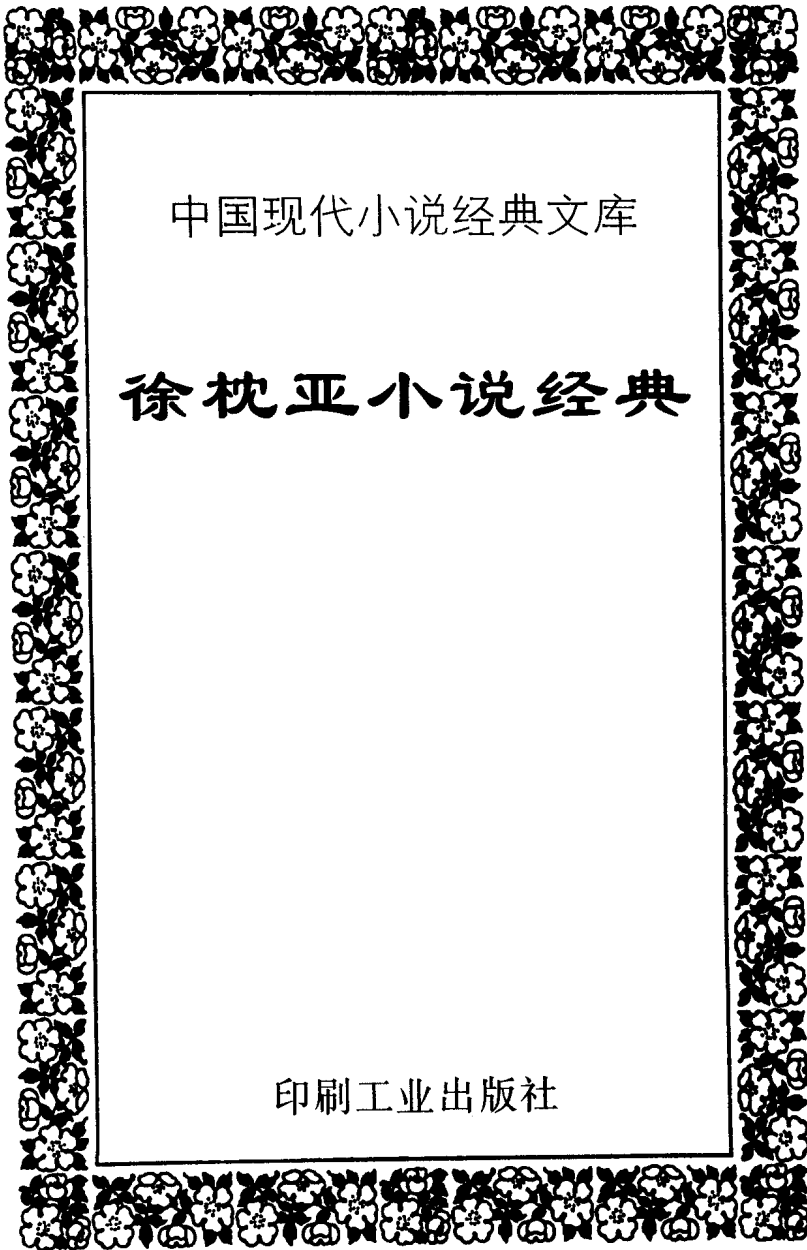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徐枕亚卷



印刷工业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徐枕亚小说经典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枕亚小说经典/徐枕亚著.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阿宏主编)

ISBN 7-80000-413-9

I. 徐… II. 徐…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5085 号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徐枕亚小说经典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 * *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 * *

850×1168 毫米 1/32 开 145 印张 3136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000-413-9/I·11

全套定价: 1160.00 元 (全 12 卷)



前 言

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出现的一个带有浓重趣味主义和消闲性质的文学流派，徐枕亚（1889—1938）是其中创作最早、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

提起鸳鸯蝴蝶派，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文言小说《玉梨魂》，这部鸳鸯蝴蝶派影响最大的作品正出于徐枕亚之手。徐枕亚原名徐觉，别署徐徐、眉于、泣珠生、东海三郎等。1889年出生于江苏常熟。早年就读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其间便热衷于诗文创作，与其胞兄徐天啸皆以才气横溢饮誉乡里，有“海虞二徐”之称。1921年赴上海受聘于《民权报》作编辑，同时撰写哀情小说《玉梨魂》刊于该报副刊，一鸣惊人。旋即以单行本行世，以后再版数十次，销售几十万册，为当时书籍印数之冠。1931年《民权报》因忤逆袁世凯被迫停刊，徐枕亚辗转中华书局、《小说丛报》、《黄花旬报》作编辑，后将《玉梨魂》改为日记体并扩大篇幅，增加诗词，取名《雪鸿泪史》，同样大受欢迎。1918年与胞兄创办清华书局，并刊行《小说季报》，同时创作了《余之妻》、《棒打鸳鸯录》、《燕雁离魂记》等长篇小说十余部，但影响不大。后因时局动荡、经营不佳，书局破产。加之中年两次丧妻，回归故里竟至衣食无着，穷愁潦倒而卒，终年四十九岁。

鸳鸯蝴蝶派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为其主要宗旨；以不谈政治、不谈国家，寄情风花雪月相标榜。这实际上



是迎合了时代、国家剧烈动荡之下部分市民阶层对新式工商业发展所产生的更多信息和新式婚姻家庭观念以及新的娱乐消遣形式的大量需求，其中不免夹杂了一些趋俗、低级，甚至色情的审美趣味。但它毕竟在当时广受读者欢迎，其中也不乏积极的内容，特别是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更显精美。这类作品或言情、或黑幕、或狭邪、或探案，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在言情这一脉中，哀情小说更是风靡一时，而哀情小说的代表作即是徐枕亚的《玉梨魂》。

《玉梨魂》以其唯美的笔调讲述了一对痴恋男女不幸的爱情经历，其中充满着“深情欲醉、好梦难圆”的唯情倾向和伤感情绪，作为一种浪子加才子的文学，它既具有对封建礼教的离心力，把爱情直视为主人公的“第二生命”；又具有对封建礼教的向心力，宣扬“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旧思想。其思想内容本身并无多少特异之处，但小说全篇以文言写成，辞藻华丽、句式工整，语言幽婉动人，在当时的文坛上掀起一股哀情潮。小说较好的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借鉴了一些外国文学的艺术手法，于古典中蕴藏了些许新意。作者善于设计丝丝入扣的故事情节，表现细致入微的感情世界，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也在另一个方面弥补了它在思想意义上的缺欠。

徐枕亚及其《玉梨魂》对后来的同路作家如张恨水、李涵秋、刘云若等皆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随着人们对这一派文学创作的认识逐步加深，徐枕亚也必将在文学史上占有其应有的一席。本文库收录了作者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说《玉梨魂》及《雪鸿泪史》，从中读者不单可以欣赏徐枕亚小说创作的精妙之处，而且也可以窥测到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基本风格。



玉梨魂

第一章 葬 花

曙烟如梦，朝旭腾辉，光线直射于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墙玉立，艳笼残月，香逐晓风，望之亭亭若缟袂仙，春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缤纷，泪痕狼藉，玉容无主，万白狂飞，地上铺成一片雪衣。此时情景，即上群玉山头，游广寒宫里，恐亦无以过之。而窗之左假山石畔，则更有辛夷一株，轻苞初坼，红艳欲烧，晓露未干，压枝无力，芳姿袅娜，照耀于初日之下，如石家锦障，令人目眩神迷。寸剪神霞，尺裁晴绮，尚未足喻其姿媚。至墙东之梨花，遥遥相对，彼则黯然而泣，此则嫣然而笑。两处若各辟一天地，同在一境，而丰神态度，不一其情，荣悴开落，各殊其遇。此憔悴可怜之梨花，若为普天下薄命人写照者，相对夫弄姿斗艳、工妍善媚之辛夷，实逼处此，其何以堪。梨花满地不开门，花之魂死矣。唤之者谁耶？扶之者谁耶？怜惜之者又谁耶？时则有残莺三四，飞集枝头，促咽啼声，若为花吊，此外则空庭寂寂。惟有微风动枝，碎片飞舞空中，作一场白战而已。

乃俄焉而窗辟矣，有人探首外望矣。其人丰致潇洒，



而神情惨淡，含愁思，露倦容，固知为替花担忧而一夜未睡者。时彼倚窗而立，其目光直注射于半残之梨花，讶曰：“一夜东风已堕落如斯矣，吾可爱之梨花乎，胡薄命竟乃尔耶！”语时微闻叹息。窗左之辛夷与窗内之人，固甚接近，晓日浓烘，迎面欲笑，霞光丽彩，掩映于衣袂间，而彼则视若无睹，似不甚注意者。咄咄，彼何人斯？对于已残之梨花，何苦是之多情耶？对于方开之辛夷，又何若是之无情耶？人之所弃，彼独爱之；人之所爱，彼独弃之，彼非别有怀抱而为情场中之奇人耶？彼何人斯，则苏台梦霞生是。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此诗人欺人语也；“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此诗人写真语也。有人于此，春宵不再，竟教推月而闭窗；长夜未阑，不解照花而烧烛，此无情之俗物耳。世之多情人，无不钟情于花月。既钟情矣，无不以爱惜示表示情之作用。花好月圆，一年几度，曾谓自负多情者，而忍恋恋于黑甜乡，撇月抛花，孤负此无价之韶光哉。梦霞生栖身寓馆，宿迹穷乡，鰥绪羁愁，无可告诉。所可借以为寂寞中之良伴、凄凉中之腻友者，惟此庭前之二花耳。此二花也，梦霞不啻视为第二生命，爱惜之惟恐不至，保护之惟恐不力。日则见花于羹，夜则见花于梦。花之色与香，花之魂与影，时时氤氲缭绕于梦霞之心舍，萦回往复于梦霞之脑海。此时闻乱鸟之悲啼，便披衣而急起，试回思其未起之前，并递想其未睡之前。盖昨夜恰值月圆三五，花放万株。大好良宵，正逢客里。梦霞不忍抛掷此一刻千金之价值，蹉跎徘徊于花之下者，不知其若干次。时而就花谈话，时而替花默祝；或对影而长嗟，或攀枝而狂舞，独立独行，痴态可掬。洎乎银壶漏尽，灯花案眠，夜深寒重，砭骨难支，始别花而就



枕。鰥鱼双目，彻夜常开，花魂随之以俱来，睡魔驱之而径去，直至东方既白，固未尝稍合其眼帘也。

虽然，梦霞多情矣。梦霞多情而以花为命矣，则当抱博爱主义，胡独注情于梨花而忘情于辛夷耶？梦霞非有所偏爱也，情有所独钟也。梦霞寓居此馆，仅阅二旬徐。其初来之时，已未及见梨花之盛开矣，枝枝带雨，憔悴可怜，片片随风，飘零莫定。花如有情，见梦霞来，忽敛泣容，开笑靥，以欢迎此多情之主人翁。梦霞于舟车劳顿之余，来此举目无亲之地，凄凉身世，黯淡生涯，偏与此薄命之梨花无端会合，其相怜相惜之情，如磁引针，如汤融乳，此中感情的同化作用，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彼辛夷一株，则正胭脂初染，蜂蝶未知，嫩畏人看，灸愁日损，桃羞杏让，妩媚动人。梦霞则殊淡漠视之，盖相形之下，此虽可爱，彼更可怜。梦霞意兴萧条，性情凄惻，常处身于憔悴寂寞中，与繁华热闹殊不相宜。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别情，故护花之精神不无偏属也。当时，梦霞推窗而望，惨见夫枝头褪雪、地上眠痕，一片白茫茫，触眼剧生悲痛。梦霞惜花而早起，花已弃梦霞而长逝耶。痴望良久，逡巡退入室中，徐从左室门出，绕回廊、上庭阶，一路琼瑶踏碎，步步生香，径趋树旁，以臂抱树而泣曰：“吾可爱之梨花乎，花魂安在？梦霞来矣。薄命哉花乎，托根于寥寂无人之境，重门静掩，深锁东风，不求人知，不邀人赏，而偏与我穷愁之客，结短促之缘。花开我不见，花落我才来，寻芳有意，去已嫌迟。花之命薄矣，我之命不更薄耶！我若早来数日，则正值乍开时节，玉鳞点点，素艳亭亭，月夕风晨，吾犹得独凭栏杆，饱接花之香色；我若迟来数日，则已被风欺雨溅，玉碎珠沉，倩影不留，残香难觅，虽独对空枝，亦增伤感。然已属过后之思量，总不



敌当前之惆怅。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邂逅之时，便是别离之候，冥冥中若有为之颠倒作合胡乱牵引者。‘共月不为迷眼伴，与春先作断肠媒。’酷哉！专制之东皇，既已风力逼花残生，复借将死之花魂沦我于悲境。我欲叫天阍、叩碧翁，胡愤愤若是！纵此香国魔王施其摧残手段，以流毒于莺花世界耶！”

呜呼，梦霞殆其痴矣，花岂真能解语者，而与之刺刺不休耶？委地之花，永无上枝之望，而风姨肆虐，且乘梦霞神伤魂断之时，故使之增其悲痛。一阵狂吹乱打，树上落不尽之余花，扑簌簌下如急雨，乱片飞扬，襟袖几为之满。梦霞上抚空枝，下临残雪，不觉肠回九折，喉咽三声，急泪连绵，与碎琼而俱下，大声呼曰：“奈何，奈何！”花真知有，闻梦霞哭声，魂为之醒矣，强起对梦霞作回风之舞，若既感其一片痴情，而尚欲乞怜于死后者。梦霞自念：我既为花之主人，当尽其保护之责，今目睹其横被摧残之惨，已等于爱莫能助，则此花死后之收场，舍我更又谁属？忍再使之沾泥堕溷、飘荡无依耶？于是徐扑去其衣上之花瓣，径返室中，荷锄携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于囊。且行且扫，且扫且哭，破半日功夫，而砌下一堆雪，尽为梦霞之囊中物矣。梦霞荷此饱满花片之锦囊，欲供之于案上乎？或藏之于箱中乎？则此花遗蜕，尚在人间，此时虽暂免泥污，他日恐仍无结果；欲投之于池中乎？则地非园林，何处觅一泓清水。梦霞急欲妥筹一位置之法，而踌躇再四，不得一当。忽猛省曰：“林颦卿葬花，为千秋佳话。埋香冢下畔一块土，即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多情人用情固当如是。我何靳此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不负完全责任而为颦卿所笑乎？”语毕复自喜曰：“我有以慰知己矣。”遂欣然收泪，臂挽花



锄，背负花囊，抖擞精神，移步近假山石畔。

嗟嗟，匆匆短梦，催醒东风；渺渺相思，恨生南国。地老天荒，可怜人会当此日；蜂愁蝶怨，伤心者何以为情。梦霞既至假山石畔，寻得净土一方，锄之成窖，旋以花囊纳诸其中，后以松土掩其上，使之坟起，以为后日之认识。料理既毕，复入室取案上常饮之玻璃杯，倾瓶出酒少许，再至冢前，向冢之四围遍洒之。此时，梦霞之面上突现出一种愁惨凄凄苦之色，盖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飘絮荡，其命之薄，正复与此花如出一辙。薄命之花，犹得遇我痴人痛怜深惜，为之收艳骨、卜佳城。草草一抔，魂栖有所，不可谓非此花之幸也。而我则潦倒半生，凄凉孤馆，依人生活。断梗行踪，子期不逢。流水长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前途无路，后顾难堪，我生不辰，命穷若此，谁从死后识方千耶？于是高吟颦卿“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之句，不觉触绪生悲，因时兴感，莺花易老，天地无情，叹韶光之不再，望知己兮云遥。结此茫茫，百端交集，苍凉感喟，不知涕泗之何从。埋香冢前之颦卿，犹有一痴宝玉引为同调，今梦霞独在此处继续颦卿之举，颦卿固安在耶？笑梦霞之痴者何人耶？能与梦霞表同情而赔泪者又何人耶？梦霞之知己，则仅此冢中之花耳。梦霞乃含悲带泪，招花魂而哭之曰：“冢中之花乎，三生痴梦，醒乎？否乎？汝命何短，我恨方长。香泥一掬，以安汝骨；芳草一丛，以伴汝魂；惨酒一杯，以为汝奠；凄禽一声，以为汝吊。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嗟嗟，旧日风情，今成泡影，却悲净质，犹在尘寰。燕子楼不堪回首，空留盼盼之名；牡丹亭果否还魂，谁见亭亭之影。然而笛声咽月，文君有归流之期；指印留环，玉箫践再生之约。花如知感，则来岁春回，应先着东风，早胎异



卉，以偿余之深情，慰余之痴望耳。”梦霞至此，已哭不成声矣。成碌半日，心碎神疲，加以昨夜未曾安枕，经此剧痕，体益不支，遂返身入室。庭前又寂无一人，惟有新坟一尺，四围皆梦霞泪痕，点点滴滴，沁入泥中，粘成一片而已。



第二章 夜 哭

小院春深，亚枝日午，炊烟缕缕，摇曳空中，正黄梁饭熟时矣。梦霞自晨起后，即赴树下，拾花、葬花、哭花，瘁心殚力，半日于兹。入室后体倦欲眠，而馆僮适取午膳至。须臾饭毕，饮清茗一杯以醒诗脾。环行于室中者数周，仍倚窗而立，时辛夷方大开，映日争光，流霞成彩，突然触其眼帘。梦霞对之而叹曰：“彼何花乎，若斯之艳也。倚托东风之势，逞姿弄媚，百六韶光，几为渠占尽。亦知名花易老，好景不常。后封姨之恩威并用，其手段至辣，其施放至公。此花既受其吹嘘，必仍被其摧折，后日亦终与冢中之花，同归于尽。猩红万枝，吾视之直点点血泪耳。”梦霞独自沉思，满目闲愁，若难摆脱，乃就案头，擘笺拈管，赋诗二首曰：

梨花

幽情一片堕荒村，花落春深昼闭门。知否有人同溅泪，问渠无语最销魂。粉痕欲化香犹恋，玉骨何依梦未温。王孙不归青女去，可怜孤负好黄昏。

辛夷（即木笔）

部尽兰胎艳太华，蕊珠宫里斗春华。浥枝晓露容方湿，隔院东风信尚赊。锦字密书千点血，霞纹深护一重纱。题红愧乏江郎笔，不称今朝咏此花。



书竟，复郎诵一遍，搁笔沉吟，百无聊赖。继念香魂虽有依归，新冢尚无表识，于心不能无歉。梦霞固擅雕龙之技者，乃取白石一方，厠而平之，伏案奏刀，二时始就。其文曰：

梨花香冢

己酉三月青陵恨人题

呼馆僮持去，立之冢前。而梦霞此时实倦极矣，遂倒榻而眠，沉沉睡去，不复知夕阳之西下也。

金乌没影，珠蚌剖胎，一天凉意，满地流波。比及梦霞醒时，已月移花影上栏杆矣。壁上时钟正叮当敲十下。月光从窗罅透入帐中，照衾枕上花纹尽现。时觉寒气骤加，梦霞深深拥被，方拟重续残梦，忽闻隐隐有呜咽之声，不知何自而至。梦霞大惊异，倦眼朦胧，豁然清醒。侧耳静聆，细察其声浪所传出之方向，则决其为来自窗外者。哭声幽咽，凄凄切切，若断若续，闻之令人惻然心动。梦霞惊定而怖，默揣此地白昼尚无人迹，深夜何人来此哀哭？呜呼，噫嘻！吾知之矣，是必梨花之魂也。彼殆感余埋骨之情，于月明人静后来伴余之寂寞乎？阅者诸君，此不过梦霞之理想，实亦事实上所决无者也。

梦霞胆骤壮，急欲起而窥其究竟，披衣觅履，蹑行至窗前，露半面于玻璃上，向外窥之。瞥见一女郎在梨树下，缟裳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态度幽闲，凌波微步，飘飘欲仙。时正月华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观其黛蛾双蹙，抚树而哭，泪丝界面，鬟低而纤腰欲折。其声之宛转



缠绵，凄清流动，如孤鸾之啼月，如雏雁之呼群，一时枝上栖禽，尽闻声而惊起。哭良久，忽见女郎以巾拭泪，垂颈注视地上，状甚惊讶。旋回眸四瞩，似已见冢上之碑识，纤腰徐转，细步行来。既至冢前，遽以纤掌摩抚碑文，点首者再。继巡视冢前一周，又低眉沉思半晌，而哭声又作矣。此次之哭，比前更觉哀痛，呜呜咽咽，凄入心脾，与顰卿之哭埋香冢，诚可谓无独有偶。此时梦霞与女郎之距离，不过二三尺地。月明之下，上而鬓角眉尖，下而袜痕裙褶，无不了然于梦霞之眼中，乃二十馀绝世佳人也。梦霞既惊其幽艳，复感其痴情，又怜其珊珊玉骨，何以禁受如许夜寒，一时魂迷竟醉，脑海中骤呈无数不可思议之现象。忽闻铮然一声，梦霞如梦初醒，盖出神之至，不觉以额触玻璃作声也。再视女郎，则已不见，惟有寒风惻惻，凉月纷纷，已近三更天气矣。无可奈何，乃复就枕。此夜之能安睡与否，则梦霞未以告作书者，以意度之，固当为梦霞诵《关雎》三章耳。

咄咄，女郎何来？女郎何哭？哭又何以哀痛至？是哭花耶？哭冢耶？抑别有所苦耶？吾知女郎殆必与梨花同其薄命，且必与梦霞同具痴情。其哭也，借花以哭己耳。呜呼！梦霞幸矣，茫茫宇宙，固尚有与之表同情而赔泪者乎！潇湘沉恨，万劫不消；顽石回头，三生可证。盖此夜之奇逢，即梦霞入梦之始矣。

阅者诸君亦知此女郎果为何如人乎？女郎固非梨花之魂，乃梨花之影也。此薄命之女郎与情之梦霞，皆为是书中之主人翁，欲知女郎之来历，当先悉梦霞之行踪。

梦霞姓何名凭，别号青陵恨人，籍隶苏之太湖。其生也，母梦彩霞一朵，从空飞下，因以梦霞为字。家本书香，门推望族，父某为邑名诸生，生女一、子二，长字剑



青，次即梦霞也。梦霞以生有梦异，父母尤钟爱之。双珠双璧，照耀门楣，亲友咸啧啧歎羨。梦霞幼时，冰神玉骨，头角嶙然，捧书随兄，累累两卵，小时了了，誉噪神童，长更槃槃，人呼才子。其父每顾梦霞而喜曰：“得此佳儿以娱晚景，世间真乐无过于是。”父本淡于功名，且以梦霞非凡品也，不欲其习举子业、入名利场。梦霞乃得专肆力于诗古文辞，旁览及夫传奇野史，心地为之大开。而于诸书中尤心醉于《石头记》，案头枕畔顷刻不离。前生夙慧，早种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石头记》一书，弄才之笔，谈情之书，写愁之作也。梦霞固才人也、情人也，亦愁人也。每一展卷，便替古人担忧，为痴儿叫屈。莺春雁夜，月夕风晨，不知为宝、黛之情挚缘慳，抛却多少无名血泪，而于黛玉之葬花寄恨，焚稿断情，尤深惜其才多命薄，恨阔情长。时或咄咄书空，悠然遐想，冀天下有似之者。书窗课暇，尝戏以书中人物，上自史太君、下至傻大姐，各综其事迹，系以一诗，笔艳墨香，销魂一世。其昵友某见之曰：“痴公子几生修到，君有忻慕心，以是因果，恐将跌入大观园里，受诸苦恼去也。”梦霞知其讽己，一笑置之。噫！孰知不数年而其友之言果验，一纸泪痕，竟为情券耶。

十年蹲蹬，蹋落霜蹄，一卷吟哦，沉埋雪案。梦霞虽薄视功名，亦曾两应童试，皆不售，抑郁无聊，空作长沙之哭。适值变法之际，青年学子咸弃旧业，求新学，负笈担簦，争先恐后。梦霞亦于此时，别其父母，肄业于两江师范学校，卒以最优等毕业，时年已及冠矣。姊适弘农杨氏，早赋于归；剑青亦已授室，行抱子矣。父母欲即为梦霞卜婚，籍了向平之愿。梦霞殊不愿，问其故，则不答。



固问之，则茕然欲涕。父母疑有外遇，遍侦其同学，莫得端倪，心窃异之。不知梦霞之心事固有难以告人者，顾影自怜，知音未遇，佳人难再，魂梦为劳，一片痴心，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子而事之，不敢轻问津于桃源俗艳。盖此乃毕生哀乐问题，原非可以草草解决者也。

无何，灵椿失荫，家道中落。剑青远游楚闽，梦霞亦以家居无聊，拟橐笔作糊口计。适其同学有为之介绍于蓉湖某校，函招之往，梦霞雅不愿献身教育界，而其母以蓉湖有远戚崔氏，六七年不能音问，力怂恿梦霞应该校聘，得以便道就询近状。梦霞不忍拂慈母意，即择日治装往，襦被一条，破书半筐。自此而梦霞遂弃其家庭之幸福，饱尝羁人之况味矣。

春帆一角，影落蓉湖，既登岸，则该校固地处穷乡，与城市隔绝不通。梦霞亦不嫌其冷僻，转喜其得远烦嚣。惟校舍湫隘，下榻处黝暗无光，殊不适于卫生。乃便询崔氏居，则相距仅半里许耳。是晚，梦霞即呼校役导之往，中途忽念临行时忘问阿母，彼家系何戚属、作何称谓，一无所知而贸然晋谒，将如何酬应耶？但已至此，亦无奈之。既属疏远之戚，则年长者呼以伯叔，年相若者呼以兄弟，即有乖误，想亦不至被人家笑话。梦霞此时正如丑媳将见翁姑，踟躇愧赧，至不可状。

燕子窥人，鹦哥唤客。梦霞入门投刺，主人知为姑苏远戚，倒屣出迎，则一六十馀之颁白叟也。登堂让坐后，即现其极和蔼之貌，出其极亲爱之语，谓梦霞曰：“百年姻眷，一水迢遥，断绝音书，于兹六载。今日甚风儿吹得吾侄到此，真令老夫出于意外，怪道晨来喜鹊绕屋乱噪也。”继问：“若翁及若母俱无恙否？”梦霞泫然答曰：“谢老伯垂念，先父见背已一年馀矣，门庭冷落，家业凋零，



寡妇孤儿，孰加存问。”语至此，备述其应聘来锡，及临行老母敦嘱便道探询意。崔父闻言，亦欷歔不止。继而曰：“吾侄遭家不造，孤苦零丁，闻之令我心痛。然观吾侄头角凌云，胸襟吞海，青年饱学，腾达有期。有子克家，死者有知，亦当瞑目泉下。所难堪者老夫耳。老夫中年始得一子，去岁忽病疫死。昊天不吊，夺吾爱儿，垂墓之年，沦斯逆境，何命之穷也。西河贤者，痛抱丧明；东野达人，诗传失子。老夫何人，而能为太上之忘情，忍使青春少妇便上望夫之台，黄口孤儿难觅阿爷之面。伤矣！伤矣！残年无几，后顾茫茫，今幸吾侄掌教是乡，辱日葺末之亲，遗此一块肉，意欲重累吾侄，为老夫训迪，俾得略识之无，不堕诗书旧业，皆出吾侄所赐。老夫虽死，亦衔感靡涯矣。”梦霞起立而答曰：“承吾伯厚爱，敢不从命？但恐侄才微力薄，有负重托。敢问令孙年几何矣？”崔父曰：“令八龄耳，孩提之童，尚不能离其母。既吾侄不弃，敢请移榻敝庐，俾得朝夕过从。老夫亦得快瞻以菑采，饱接清谭，何幸如之。”梦霞私念校中正无设榻处，去彼就此，计亦良得，遂慨然允诺。崔父喜曰：“吾侄真快人哉，东壁一书舍，地颇僻静，亡儿在日，读书其中。自渠死后，老夫不忍至其地，封闭已久。是舍面山背池，风景绝佳，庭前亦略具花木，尚可为吾侄醉吟游憩之所，吾侄不嫌唐突，今夜便将行李移来何如？”梦霞曰：“甚善。”崔父随唤婢媼：“问汝梨娘取钥启书室门，将室中洒扫收拾。”梦霞亦嘱校役回校取行装至，是夜即下榻其中焉。